



一每歲鷹房子南來所經州縣市井為空將官吏非  
理凌辱百姓畏之過於營馬及去又須打發撒花等  
物深為未便乞嚴行禁約以安交民

一四萬戶軍馬過有調度經過去處嚴加禁約不得  
非理搔擾致驚農民責所在達魯花赤巡護勾當但  
有失事坐所委官罪

一真州管內河西軍戶間處村鄉不時搔擾如強耕  
田白米桑欺凌農民等事告發到官司縣不能進理  
至元十七年

省院已曾差官究治此其顯然也合行嚴切禁約不  
致別有侵漁

一隨處監官非奉

上司文字不得一面將門攤定課額上增行添搭數目一御河上一切官司阻礙客旅舟隻不能通快如開閘錢湯河索岸例等事乞悉行禁絕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一

事狀

翰林院不當以資例取人

竊惟人材不出政事文章而已政務但曾諳練尚可勉為至於文章自非天材有學者不可強為今翰院職掌人等樂其安簡占處名位守以歲月以次而遷有從書寫至修撰待制者今後合無從本院精選人材勾當不宜循迂以塞賢路

定奪黃河退灘地

一黃河兩岸多有退灘閑地有

塔察大王位下頭目人等身占作投下稻田令側近農民寫立種佃官文字每歲出納租課自餘不得開

耕竊詳河水走卧不常今日河槽明日退灘安得為  
投下屬地今後合無將一切退灘地面許諸人開耕  
種疇實為便益

舉耶律張商焦四相事狀

一竊見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前中書左丞張文潛前  
安西王府王相商挺秘書監焦仲益皆係  
朝廷勲德天下重望方今之務親賢為急比之求  
訪踈遠如四相者識達政體綜練時宜若使之參預  
大政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傳稱圖在舊人共政  
此之謂也

復許諸人陳言

一中統元年許諸人陳言當時主意不為徒然蓋一

則舉知群下休感之情二則規時政得失之弊三則  
見人材可用之實令政務方殷惟慮廣來直言採議  
得失今後合無復許諸人陳言內設詳定奪等官使  
掌其事

舉明宣慰胡祗適事狀

竊見前荆湖路宣慰副使胡祗適自中統元年至今  
揚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皆以能稱其識時應務通  
方有為求之時輩不可多得誠經濟之良材時務之  
俊傑也內外劇職皆可迭居今在閑日久理合起復以應  
清朝之選茲乃天下公論非卑職之所得私也

議司獄官

竊見隨路所設司獄官致恤囚徒最為切務蓋使暮

夜不致疎虞寒暑周令失所飲食以時醫藥無闕比緣當罪不使苦楚無聊損傷人命此其職也近年多以年老無能之人使充其任至獄事狼藉囚繫失所是與不設等爾若選得如往年大都路司獄劉彥祿十數人使之盡心獄事或今後應重囚未斷非理獄死者治司獄等罪如此庶仰副朝廷哀矜庶獄之本意也

禁約與利無效等人

竊見近年開挑沿萊路石河致死損夫役甚眾終不能成事竊詳若輩妄開利孔明知無成萬一有效功歸一已不成害及衆人所該之家其將河罪山東之民至今忿忿今後若復有如此妄言僥倖之者宜嚴治庶免傷財害民之悔又安知非姦人之計可不審慎之哉

議大名券軍

竊見大名見屯生券軍一萬二千餘人不及三年所費錢糧至甚浩大米一十萬石鈔七萬餘錠定若上司近前別無驅用宜同往年熟券軍發還南中使分隸諸翼以備邊防其中若有年老者放還為民不

理財事狀

總三萬大名一萬千衛輝路手大厚幸

宜使仰食縣官坐糜經費即今包銀課程茶鹽之數歲入不貲用度不患闕少所當更張者在於一切掌管之人染漬舊習中間多

方掇取盡入私門官不得用民實受弊使  
國家虛受重利之名切要立法革弊使民力蘇息取  
之不致困乏

馬政事狀

竊謂三軍之本以馬為先今遇有用度不免和買拘  
刷和買官吏作弊拘刷則遠駭觀聽乞請於塞垣水  
草宜收之地分立群牧使通政院專掌其事

預備事狀

除有司常例支持外振武屯田輸粟補官最為上策  
易稱君子備戎器以備不虞兼預備則造作如法犀  
利可用鼎錯謂甲不能禦矢與無甲同矢不能入堅  
與無矢同可不重慎今後合無將隨路常謀再行整  
點督勒使成造如法於上書寫官匠姓名以考其程  
於所須去處起庫收貯如是庶得造作如法不致臨  
時併造多不如法朽鈍不堪用度

為審斷罪內事狀

竊見隨路淹禁罪囚極多

省部自從以來遠踰半歲今追銀者有人填撫者有  
官檢災亡者有使未聞曾差一官審理罪囚者古人  
稱遭遇旱災多緣刑獄淹延所致即目已是秋分乞  
請選精詳官負曉知刑名者同按察司官分路前去  
審錄歸斷一切獄囚恐亦感召和氣之一端又使百  
姓且知  
省部不獨於錢穀留意也

為革部符聽偏辭下斷事狀

竊見

部吏符文之弊謂如甲以田宅告部便以偏辭有理斷付甲主乙復上訴新吏不照先行部以乙辭有理即付乙主路官知其徇弊欲從理長者歸結二人各倚元符互相不服其兩造或赴察司陳告照卷明見亦欲與之改正又緣

省例部斷者不許輒改以致耽誤有累年經歲不能杜絕者乞請

上司定奪歸一毋令止憑偏辭輒下斷語庶免人難

開種兩淮地土事狀

一竊見黃河迤南大江迤北漢水東西兩淮地面係在前南北邊徼中間歇閑歲久膏肥有餘雖有居民耕種甚是稀少宜設立大司農司招集江南北無產業人民驗丁力操撥項畝令一定住坐為主官給牛隻農具差稅並不取要若成就後別議定奪如此不數年間開耕作熟貧民既得濟虛地又行內實萬一緩急以食以兵皆可倚用

祝香百門山神事狀

一輝米準差者二千石和買又不下二三千石又淇水係是

御河上源一切漕運供給大都甚有功用比之濟瀆及物濟國潤民之功非細據上源水神似宜特降香火以答神休

司官不勝任者即行奏代事狀

照得

條畫內一款按察官聲迹不好者即行奏代今南北  
察司世道每司正官與首領人負除新任未滿者是  
迂調負數嘗幾於半材不易知安得人人而當之然  
即其所知於初選時稱停搭配不致偏重可也其已  
除而不勝者若姑息待滿是知其無能今徒占位次  
月費俸料養資歷而已於司事何益乞請令監察上  
下半年巡行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  
示天下不次陞黜一二人所謂臺諫急則監司警監  
司警則郡縣肅誠激勸賢否振勵衰弊之一法也  
精選首領官員事狀

近年憲司首領官多取自雜流於案牘文墨有絕不  
通曉者其懦者備負素餐強者挾私害公紊亂官府  
若今後止於見任州縣八品七品職官內選兼該儒  
吏通曉世務風采人望出總幕之右者使充可也且  
憲司職雖糾彈其體面全是禮法二者為用不同管  
民參佐衝撞辨集為能若必其取強梁跋扈務尚口  
吻者是無良之人假其重勢使之行私耳伏乞詳思  
以存大體

添書吏奏差人負祿食資歷事狀

竊見按察司書吏奏差人負祿食資歷等事  
其品雖微其職甚要今百物踴貴俸稍不足以育廉  
賢愚混淆資叙不足以激勸循名責實似有所難惟



其養之厚故可責之重乞請將祿食資歷再行定奪  
稍得加重又則人自為勸若責罰出退其將何辭

開支俸錢事狀

竊見迂轉官吏例携幼扶老千里區區而就一官照  
得十八年正月內

朝廷令州縣依舊與俸却為各處官無見在至今有  
未開支者是

國家露恩如常而州縣不蒙均惠方餬口不贍而責  
曰尔無貪吾有法豈理也今後乞請將隨路百姓納  
到俸錢另行收貯專以按月支付庶幾官吏日得養  
廉易於責辦

罷孫招討戶

一孫招討戶自都督史權鎮鄧州時投拜約八百餘  
戶名之曰射生戶即日散處襄鄧西山一帶合行分  
屬所在州郡為民當差不致別生事端

罷南陽屯田戶

一南陽府屯田三千戶往年亦曾言其當罷其後  
省差官與河南宣慰司一同前往屯所勘當定奪其  
本管官見戶齊斂鈔四兩折發來官以此却言不罷  
便至今依前屯種理合罷散兼南陽縣民該驛程在  
城見管當差戶止十餘戶遇有一切逆轉差役委不  
能當若將上項屯田戶放還為民甚為便當

罷規運硝減山楂等官

一隨處見立規運所硝減局并河泊山楂山場等官

侵漁百姓其害非一謂如一切販買山貨等物其賣主已有認辦課程買主赴務起稅及其貨賣又行依例商稅今來山楂等官鎖闌山路或半道巡捉更行驗物抽分至於來自它所經過地方不憑關引取要錢物稍涉疑似監收鎖索百方侵擾竊詳山野小民此資本輕微仰之經營以供一切差役今者有此重併實不聊生所立州府為

定奪儒戶差發

照得丁酉年欽奉

聖旨節該中選儒生若種田者輸納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開張門面營運者依行例供出差發其餘差發並行蠲免又照得中統二年欽奉

聖旨節該已前

聖旨裏如今咱每的

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體例裏漢兒人河西秀才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秀才的功業習者欽此至元十三年蒙

上司差官試驗分揀元籍除差儒人該試中儒人內兩丁近下戶計撥充大常寺禮樂戶竊見試中儒人戶內多有戶下餘丁不曾就試官司收係當差又有因故不及就試儒人亦行全戶收差若蒙

將元籍試中儒人戶下餘丁不曾就試戶計照依  
丁酉年試驗儒人

聖旨體例全免本戶差發外及因故不及就試儒人  
乞差官再行試驗試中者依例免差黜落者以係  
當差實為受賜外有至元八年欽奉

聖旨保勘到委通文學續報倚差儒人於至元十三  
年亦行就試中選若蒙依例除差以為後勸

薦前御史康天英狀

早膺劇任備見長材當官有通變之方持論熟經事  
之慮考據實迹委號良能如憲臺初立首以材望擢  
拜御史繼授南京幕職時攻取襄樊本官支持餽運  
務繁益辦若以才能可以從政入路之間少見其比

自秩滿居閑恬於仕進于今四年抱用未伸中外嘆  
惜伏惟

聖朝方致理有為之秋如天英者不宜使才德空老  
田間以遺明時之用理合舉明以激貪鄙

保郝彩鱗狀

竊見故翰林侍讀學士 國信使郝經奉使亡宋坐  
囚平有六年以沉鬱致疾還朝未幾隨即物故據以  
勞死事誠當優恤其家令嗣子彩鱗年長負學卓有  
所立似宜超等擢用以酬父勞且為立功立事者之勸

申明宣慰使陳祐狀

蓋聞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聖王常推而褒之所以砥  
礪生民為當世不忠者之勸竊見故中奉大夫浙東

道宣慰使陳祐歷事

兩朝家無僖石迹其

官舉皆善政生而竭匡濟之

忠歿而有砥礪之功孤身遇寇無路可生奮然不去

為國軒賊甘心白刃正色就死雖李司徒之握節死

事顏魯公之抗志捐軀無以過也至使越之部民感

愴忠節萬口一辭願留葬會稽世奉其祀自非精誠

洞貫傲動一時何能致此其於助世教厲薄俗豈小

補哉况忠義者

國家之元氣所宜養而不可衰也今本官淪忠泉壤

不蒙顯異切為

朝廷惜焉伏惟哀憐推而褒之不惟於贈典殊常將

見伏羲守節之臣自茲為不少矣嗣子夔今為福建

路行軍千戶蓋出特

旨不緣門資次子臯未仕通文學有孝行如錄之從

政必有可稱亦旌顯之一端也

脩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

三聖人之教其揆則一尊其師重其道此理之當然

也竊見

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已來

舊制既廢舉皆散落於荒煙草棘間日就摧圯甚可

寶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

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

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脩立以彰

國容兼所費不過夫匠灰石而已只係有司言力耳

論黃河利害事狀

夫古人作事慮未然不治已然治未然用力少而收功多况預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河為中國經濟迂徙不常自古為患非小川細流可比竊見今夏自中堡村南卧去京城廿里而近撞園水三百餘步勢湍悍舊築月堤一蕩而盡又自河抵京北郊地勢漸下南北爭懸七尺之上中間土脉疏惡素無隄防固護以悍水衝又見犯去處不下五六十步南接陳橋六文故溝至甚寬浚北勢既高水性趨下斷無北泛之理故識者云已隱犯京之勢似非過論也若向前霖潦大至瀑汎之際意欲所之崩摧潰決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每歲有司規畫不過令夏役夫數千明年興功

半萬縷水築堤以應一時極其所至僅能防備滄水終非緩急可恃得濟之用但幸其不為蓄耳况大梁自古雄鎮今又為江淮總會要津日當修葺不可任河作崇視為尋常萬一侵犯豈惟使民居蕩析且廢通漕控制之利民之大命又所係有重焉者蓋開封祥符陳留通許等數縣之地耕種不暇數萬餘頃若漫為淀澤歲計先失民何以生此最可慮也又聞往年兩次南犯酸棗陳橋二門止是支流小水京尹昔吉秀滿行省崔斌等極力堵閉幾不能塞况今大河正流直指南卧常人尚慮將漸為患而增卑培薄分流殺勢之議其可後我今體訪得河自臺頭寺西東接杞縣西界兩勢平無槽岸行流虛壤中故卧南卧

北大勢走作所以漸為京城害者不出此百里間而已若能舍小就大廣為規制如亡金新衛所修石岸者遮障奔衝使東過三汭散為巨浸可毋慮也當職竊詳每歲興功築隄防得真成戲劇恐徒費人功損踐民田其為可防經久之事曾無少補如蒙以國家大計論之河防之議其說甚多合行重為講究方求利害舍小就大廣為規制以圖一勞永逸之舉寔為便當不然據要害去處建立祠廟專使以重禮禱祭仰賴

洪庥庶回神眷使河有定流不致傷財動眾亦拯災之一端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一

事狀

郊祀圓丘配享

祖宗奏狀

臣謹言伏念我國家

列聖相承奄有天下六十餘載今海宇一統自堯舜漢唐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茲蓋

陛下神聖天縱孝治日隆以不世出大有為之資臨御有道故也然所有未舉大典在臣子分禮宜建言所謂方今大典郊祀是也何則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自堯舜已來至於金宋上下二十餘代之間莫不郊祭天地及五方帝神以配

父祖蓋尊之至也

祖宗之聖重熙累洽郊祀之事未既舉行者緣禮文弗備有不遑及者今

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功成治定昭事天地尊禮百神略無虛歲若大禮一行將咸秩之位合禘於圓丘豈不大通神明降福穰穰者乎又念自古偏方小國尚皆力行尊顯祖宗以為天地百神之主恭惟

陛下大脩護助際海內外盡付所覆而上帝簡在陛下之心又大可見矣不於此時報本顯祖以答天休其於繼繼承承之道終為曠闕兼舊有典章自全章宗一行之後湮沒遺逸不絕如縷即今就有三二老儒并收拾到亡宋典冊講究張皇一旦有成將萬

倍於尋常使

陛下垂旒被袞對越上帝與三五同功並接數千歲之統於上新萬方耳目於下使王道明而隆典與天地察而上下順

聖政聖教不待嚴肅以成以治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豈不盛哉由是而觀自古聖帝明王續承先業所任之責未有重於此者故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陛下裁察

鈞州建先廟事狀

蓋聞益廣宗廟大孝之本欽惟

太上憲宗皇帝雖

聖靈在天而神功武烈見於郡國者固當昭布遠暢

以盡中外臣民之敬今河南鈞州係

先太上皇帝王業所基戰勝龍興之地蓄靈擁休赫

焉斯在宜營建原廟俾親王歲奉嚴禋以彰

聖德光昭造邦之本誠

嗣天子顯揚

祖宗之至孝也

牒司為中丞王通議病愈狀

前行臺中丞王通議去歲春自揚州赴闕奏事

心病疾百日作闕今過期年已足平復即日居

日以教子為事其於己私似為安便若以方今

人材之切如王通議者才術德望理當起復未

置散地若不舉明伏慮憲臺未知久遺錄問

保士人社之材貢宗傳狀

竊見新鄉縣布衣貢宗傳昨城縣中選儒士杜之材

二人性沉厚端亮有文辭而通世務讀書三十餘年

安貧守道以耕稼自給未嘗枉己妄有干進其於士

論略無瑕玷誠立國之秀民廉退之良士也今者幸

遭明時選材為急理當薦舉使拔出民間以備內外

之用必能行其所學不負素守以之振士氣而抑僥

風不為於時無補

彈保定路總管侯守忠狀

檢會到 中書省欽奉

聖旨定與提刑按察司條畫內一款節該所部內應

有違枉並聽糾察除欽遵外今體察得保定路總管



侯守忠廉會無識凶暴有名恣意亂行略無忌憚不任以職猶恐敗弊重之以官凶焰何柰以致不遵朝省對抗使人詈辱同僚穢言肆口耽悞經賦縱而不征引帶私入結而成黨取能聲擅斷職官樹威風敗壞官府其吏民枉被凌暴者畏其凶惡罔敢声訴所望察司少為抑按今又為阻壞如此中外嗟嘆莫不失色叅詳本路近在

都南實為要郡所轄一十五處軍民約十萬餘戶據根本內地首

恩澤固民心非良吏莫可今使凶暴如此之人臨民辦竄正猶以豺狼守羊無不傷之理據此合行糾彈體復教授李龍輔狀

今體復得本官併與元保相同當職又覩其為人雅厚清純臨事通方有如修整廟學訓導生徒舉皆有法雖淹滯年深未嘗妄有干求所謂有德有能可以從政者也兼知得北京南京教授俱蒙迂調理合陞擢以激士風

### 舉楊德柔狀

竊見南京路錄事司軍戶楊德柔天資秀穎不妄干進累蒙憲院庫繼任本路照磨及與魯府提控案牘檢法等官俱有廉能之稱其為書學尤為精妙方今少見其比今名在兵籍常以家貧執役行間譬之象犀珠玉要以不宜溷跡泥沙此士論之所共也早臨按巡河南見之廣座其學問行已並與所聞相同據此

合行保呈伏乞樞密院照詳施行

論王學士合陞承旨事狀

竊見翰林兼國史院承旨中奉大夫姚樞今已身故據本院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王磐人品風節追配前賢議論文章發明聖學方崇儒重道之秋膺養老乞言之者若陞授承旨職名以德以材實充中外之望據此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保舉提舉張從仕狀

竊見前基陽鐵冶提舉司從仕即同提舉張從裕賦性良明為人謹厚兼通儒吏歷仕年深掌財賦而露廉潔之稱論刃筆而有裁遣之敏加之嫉邪處正識達時宜誠為有用之材皆係廉知之實理合薦舉以

俟擢陞

特選行省官事狀

竊見福建所轄八路一州四十八縣連山負海民情輕譎無常困苦者多其在邊隅實為重地存心撫馭尚慮失宜縱暴侵漁不無生事緣收附已來官吏以朝廷遠會圖賄賂習以成風行省差擬職官又多冗雜擅科橫歛無所不至致政壞民殘草寇竊發指以為名下愚無聊因之蟻附其嘯聚去處附近平民盡為剽掠內地軍興不免蹂踐中間雖有憲司糾治稍末尚艱所行其於根本有無如之何者甚非

朝廷包荒一視同仁之意求其治要無過得人為先

且府州司縣之官雖不能一一精擇據見闕  
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二府各位特選素著清望  
帝心文足以撫綏遺黎武足以折衝外侮盡忠所事  
籌策有方不以利賄為心使剷除積弊矯正枉濫肅  
清邊陲庶幾民安事靖日趨治域以之招諭則彼心  
可服以之進兵則我直大信今賊之所以滋蔓為梗  
者正以內闕官僚乘虛有名故也可不深計而熟慮  
哉設或不尔雖濟濟布列上下相蒙以私害公民之  
困弊猶焚溺水日益深且熾矣得失之機實係於此  
卑職叨居風憲觀其如是有不敢自惜而緘默者

論草寇鍾明亮事狀

竊見福建一道收附之後戶幾百萬黃華一變之去

其四今劇賊鍾明亮悍黠尤非華比未可視為尋常  
草竊誠有當慮者今雖兩省一院併力收捕地皆溪  
嶺囊橐其間出沒叵測東擊則西走西擊則東軼兇  
焰所及煽惑殺掠為害不淺招降則賊心不一攻圍  
則兵力不敷又兼春氣動時雨行彼負固我持久恐  
猝難成功似宜益兵力置總戎一節制追奔合圍勢  
至窮蹙其將自斃惟復特差重臣宣示  
恩詔招諭撫慰以安中外兩者之行庶幾有一得

保醫儒胡璉狀

竊見衛輝路醫儒胡璉資性詳明學術有素凡經治  
療多獲痊安據本路見闕醫學教官若令璉補充  
當教育諸生必有開益據此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保儒生韓弘牒草

竊見衛輝路錄事司後進儒生韓弘性溫雅有士行素明經學兼習詞章嘗試以事論議容止舉皆可觀據茲良碩宜備時用以勸後來今將本人所業文字錄連在前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論教官俸給事狀

竊念天下之事得其人則治不然雖有紀綱法制將衰蕭而不振此必然之理學校者育材出治之本也見承奉御史臺劄付該諸州府皆有受勅教授仰免差儒戶內選餘閑子弟入學修習儒業仍令各路正官朔望省視及按察司官選試行義修明文筆優贍可以從政者然後解貢此誠為

國育材以備文武內外之用固非細務也却

教授多係老儒宿德白首一官不沾寸祿良可哀也今欲修習之業旬省月視責有成效亦已難矣合無照依

國子學醫學教官一體頒降俸給不然據見有學田去處於每歲收到子粒內官為明定斗石月充廩給以濟貧乏外無學田者唯復別議定奪如此卹勸庶幾官無虛設之名學有賓興之實將見文風蔚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論開光濟兩河事狀

省議即從所論罷役

會驗近欽奉

詔書內節該自今以始煩民之事一切革去便民之

政次第舉行欽此今體知得省部符文准前工部尚書李與曹赤等呈開洗東平濟州等河道并砌修閘堰可役人夫一萬餘名計該八十六萬五千餘工合用石材地丁等物且舉德州一處所着該白棗木九千餘條每條長六尺徑四寸石材九千二百八十餘段每段長四尺闊三尺厚七尺計其餘該着數目比之德州豈止數倍雖云和買目今驗戶稽查上戶十段中戶不下五七餘塊並不見發下價錢即要赴所止送納日夜催併殆不聊生緣石材地丁非民間素有積蓄之物計其採買上價般運脚力上戶已不能辦下戶將何以給有破產逃竄而已際為未便近年創開海道益却消災濟東平東昌等路百餘已是

疲乏死損數多哀痛之聲至今未息今又東平等一十餘處供辦上項夫役等物比夫海道之役亦為不輕是齊魯魏博數路之民被擾無遺又念前政苛撓去歲不收民多流亡加以今秋風水虫妨災傷所在闕食恐又聞此役復業者轉行不來見在者又將逃避山東重地不可不慮兼此役浩煩未審曾無奏聞儻已後不能成功虛費

國力百姓實受其弊將來誰任其責然此却訪聞得李尚書等官見行安置土坝九座合無候來春土坝修成更為責委深知水利官員一同相視光濟兩河於深淺不常時月斷流走沙去處試驗土坝委能積深淺重轉漕粮無逸以通行快便然後修理石坝尚

為未晚仍於出產石木去處官為差顧夫匠採打用  
度不致取辦一時逼迫靠損人難卑職謬當宣責以  
鎮靜為職親覩其事不敢不言合行移牒請照驗備申  
御史臺照詳施行

論濟南路所轄達魯花赤合遷轉事狀

竊見濟南路所轄州縣見任達魯花赤內承襲勾當  
及已滿年深未經遷轉者一十三員今  
朝省庶政稍有未便務從一新若將上項達魯花赤  
人員於本投下州縣內依例遷轉實為便當庶不致  
恃賴久任樹黨行私官吏因之受弊據別路未經遷  
轉者亦合一體定奪

保李提學昌道狀

伏念俊造秀異皆稟氣之清造物者靳固未嘗多得  
今有其人使徒老明時誠為可惜竊見前  
上都路提舉學校官濟南李師聖經明行修不妄干  
進文筆性學皆有古風及扣以政事議論通暢皆切  
時之務可謂年高德邁學富才優韜晦城市不來聞  
達者也  
朝省以選才為急如師聖者若擢以風憲或置之館  
閣俱有所長可收實用

論濟南經歷關負事狀

凡厥政務必官吏相湏而後能濟若官有其人或吏  
獲其用二者得一則事無留難竊見濟南路所轄州  
縣一十三處路當山東要會事務頗繁所賴首領官

調議規畫為切今本路經歷知事俱各闕員問得經  
歷孔文貞 省部別行差委東平等處勾當却於本  
司署御請俸將近暮年又本府憲司親臨於上今照  
得簿書未完事理九百餘件又乏其人責以事有未  
辦實上下之所難理合作急選注材能使補其闕庶  
不致耽滯一切事務

### 議盜賊

民患莫甚於盜賊不可視為小事近年作過者皆於  
通塗大邑公然行劫略無畏憚者以應捕無方弓兵  
數少故也臨時力弱既不能擒捕既去應命追趁三  
限已過恬然無事乞請將州縣尉司重行整糊所有  
弓兵定其不應占破之數悉歸所司以重其威力使

潛消盜賊公然無畏之心且盜賊竊發正以衣食難  
飢若稍 年難且有縱橫不可制之勢何  
則人盜有形而易為之破竊賊無跡者散難為  
之取也彼盜賊料其物既易取官無如 兇惡之  
人鮮不動念我若度其如是預為備之之 則將  
能為矣

縣尉雖責專一捕盜然用得其材乃可  
所除多是承蔭子弟不閑事務又不習  
當處選擇一等舊曾作過不良人 充  
師問詰捉雖頗有功效中間作弊有不勝言者如  
賭博櫃房宰殺牛畜等皆其事也又有因盜將良  
民俱被收禁正賊反行出放以致有與反人暗行

辭其在輩流實不多見加以揚歷省臺通介有守照  
得例五品已上官不限職掌有文華者即命制誥若  
本官於翰院學士內相應名闕陞用實為允愜士論  
合行移牒請照驗備呈中書省定奪施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玉堂嘉話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

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憚曰翰苑載言之職莫國史爲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爲言

允焉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百草創經營署置略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方

帝澤鴻雁賚及四海

詰命宣辭頗與定撰再閱月蒙二府交辟不妨供

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  
晉府秩滿復入爲翰林待

制時則有古左丞相監修國史耶律公承

旨霍魯忽孫安藏前左轄述公大學士鹿菴王公侍  
講學士徒單公河南李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  
李謙不肖雖承乏幾於一考其獲從容侍接仰其  
祖宗對天之鴻休

聖訓無窮之

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  
饜飫所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氣老盡負初心因紬  
繹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輯而爲八卷題之曰玉堂嘉  
話其成燈火筵堂之夜尊壘心賞之間吐嘉話於日

前想玉堂於天上嗚息有時盛年不再良可歎也然  
昔人有宅位鈞衡不得預天子私人爲恨願惟此  
生不爲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二  
日前行臺侍御史秋澗老人謹序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玉堂嘉話卷第一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月憚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謂內

省薦授翰林修撰其宣詞云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偉蹟宜司

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其修撰雷膺詞云昔年詩禮已聞經過於庭前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二詞參政楊公筆也既拜命謂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為三千佛名經其充詞臣者即為一佛出世

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膺是選於士林有光矣八月  
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頗立論其間  
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  
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蠶尾虎首取其猛  
重豕腹取其擅穰蠶尾取其螫而毒也此雖常談亦  
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實封細  
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憚呈省問焉曰白麻蓋自中出  
今實封防其漏泄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  
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籍  
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  
又親筆作史大略什憚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  
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烈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

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公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  
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切念 公諱鷲字百一曹  
之東明人正大元年甲申獲承榜狀元第遂應奉翰  
林文字殊為金主眷碩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  
郎後遇

聖上寵光益隆如諮大計以斯道覺民為先論曰能  
以撤樂寵宴為對開禮樂之源則釋菜

先師明慶威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為請  
允焉後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為變色仍秋  
謚為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志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思傳

旨都堂與文字召靜應義真人去者憚時為左司都

事宰相命具 詔草其詞曰靜以知來智能藏狂念  
前言之有效方庶事之惟幾遐想仙標載勤駟傳備  
然而至暫辭嘉遯之鄉罄爾所懷與復細糧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復授翰林侍制  
是日赴院供職

為春旱禁酒詔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戒  
無昇况糜粟者莫甚於斯宗飭者刑則無赦迺緣春  
旱朝議上陳宜禁市酤以豐民食

朕詳來奏寔為朕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毋得醞  
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為春旱祈雨青詞伏以萬物盈於兩間亭毒必資於  
帝力皇天浩于一德精誠可格於高穹比者時雨愆

常秋種不下重念無辜之者將罹荐至之災循省自  
修庶回哀眷爰因雩祭崇建靈壇伏望列

聖垂仁九天降鑒易陰陽之恒數幹造化之玄機下  
勅豐隆霑流甘澍蘇槁麥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  
條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  
多方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誥於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  
之義尚重卿才王國克禎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  
其名中奉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  
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  
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

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  
密載光而親賢稱首審能羣會所益有孚寧惟是日  
疇咨故以多年歷選國鈞繫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  
臣置之廊廟耀卿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勳  
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  
修國史勳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如故主者施行開元二十二  
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印凡五顆制可  
下傍作細字書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郎中光祿  
後細銜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大字署曰  
尚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祿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

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蒿曰吏部尚書上柱國武  
部縣開國伯蒿曰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  
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  
袋授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銜書銀青  
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  
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  
議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  
安貞奉行復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  
弘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耀卿曰黃門侍郎曰朝請大  
夫給侍中內供奉臣昱等言復大字與銜平頭書制  
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復大字與前平頭書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

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  
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制  
字上空後上與前平頭書即中憚下細字書主事懷  
孫令史玉烈書令史姚元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  
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柿黃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  
下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鸞  
鳥並集駕驥同皂為嫌子曰帝堯在上咎夔與驩  
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否用與不  
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亂之分  
於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唐李紳拜相後有徵宗御書政  
門下興化致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誨弼違實賴將明  
之效苟非材標人傑道茂時宗蘊經濟之无規積慶

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允于具瞻其惟至公式  
舉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  
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李紳氣稟清剛體含冲用抱金石之正性  
挺松桂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睿發洞學  
海之波瀾智刃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  
寡徒長慶一朝委遇斯極入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猷  
多潤飾之能邦憲著肅清之稱泊領版圖之任尤彰  
均節之宜而又寵辱靡驚得喪齊致河洛留神明之  
政浚郊恢將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豪黠屏迹惠似  
洽於封部疲羸息肩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疇其

高第換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風望  
並峻僉諧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像果  
副虛求尔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底  
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填荒期君臣如魚  
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詩汲黯匡時常推高  
於漢史祇率訓典往惟戒哉可守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年二  
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即尚書吏  
部之印傍近下細銜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平章事臣珙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溫業行復作  
高行與告文齊細銜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承旨等言作大字與細銜

齊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會昌二年二月  
日印文同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都事次  
左司郎中復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銜曰吏部尚書  
次吏部侍郎次尚書左丞已上皆闕後大書與銜平  
頭曰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  
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  
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勳郎中判讞下細銜曰書主  
事次張弘亮次令史楊溫次書令史會昌二年二月  
日下印同前 徽宗御跋云恭讀大祖皇帝實錄載  
偽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司空趙國公昶  
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景季札回得李紳



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吳吳欲誇詭  
其事結絲爲樓置告於中朝服前導盡呼聲妓雜奏  
歌樂迎歸私第即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二千疋  
謝季札詳閱告文正吳所託之告也然自武宗遠今  
三百年苟人以忠諫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堅  
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四字上  
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官病吳中復韓縝王汝已  
未季秋觀於承旨東廳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  
備唐人大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澗云

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  
嚴詰詞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蓋宣則王  
言親諭誥則牒奉勅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

詞云朕新即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  
於殿陛四為舉首非材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  
此今界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  
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為自足爾其勉旃又諭沁州刺史  
李楫云有司以卿資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家父  
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為民  
政成以稱朕意尔其勉之是也其誥如攸梁公頽少  
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為  
三字辭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  
望低顏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備川人浮陽王頓文  
叔說 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補秘書先世碑文終  
畢先生掩卓過予於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

為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噫古人有言風霜別草木  
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  
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  
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真可  
尚哉昔比干效忠於殷而受封於周堯君素盡節於  
隋而唐太宗為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  
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於金  
而

聖天子為之立碑淵衷睿監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  
之心不侔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  
覺自讀者再公氣養素厚且復尔耳諒以自得用事  
切當為喜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

古今通一致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呂鯤以詩鳴燕  
朔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即  
提擲其帽於几龍山從傍謂曰不知李柱平時費多  
少帽子聞者為捧腹

待制楊恕字誠金文獻公楊尚書子嘗談其父正大間  
所陳奏議今錄於此臣伏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  
有情見詣登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傳詢  
兼覽以盡羣下之智也臣實愚懵無妙謀長策仰裨  
聖聽之方一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為二事以言  
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後有三馬一曰取  
人材二曰募願為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有二馬  
一曰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兵之說臣

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為等差  
而以物力多寡為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  
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堅肥未嘗諳  
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  
憊且顛矣况能被堅執銳以為我軍之前行而逆戰  
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為我軍之累不若無之  
之為愈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三說以簡卒則庶乎其  
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為之雄者在  
千方人亦然如摠州縣之丁男不以物力多寡為先  
後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  
願為蓋天下之民虛為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  
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

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賜以束帛之賞募之為兵  
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奴隸  
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所服  
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習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  
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籍之為兵則所得皆  
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  
之子弟懦弱而不能戰恇怯而不能樂戰者相去豈  
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事  
之時天下錢鈔過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  
羅卒持挺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懸遷之艱商旅  
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收故也  
今以南鄙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以

抹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所入者雖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爲今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謂納官從復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路分拘之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太半之鈔而臣猶爲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之數銀鈔錢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亦聽之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矣且以目前銀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蓋二三百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收之之法也知所以收矣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

切見國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變其虛名之美而不抹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損於國無補於民適足爲吏卒之利耳且科歛之限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撻楚從事於急遽之間小民奔走趨命之不服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恐恐然惟以不得罪於州縣爲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爲姦官直之及貧民者十絕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也爲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歛一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方事殺之時雖戶賦口歛亦不爲過何必取公帑不

及支之財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扣產和買之名哉  
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  
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蓋不貲矣况畜  
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之亦未  
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術固非愚臣  
所能識也雖然臣切料宋人爲此無名之舉者上無  
奇謀秘策可以搖動中國者特以過聽逋逃之言以  
爲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交已來所遇敗衄  
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  
高馬肥之後鼓行而進則淮南可折播而定也雖然  
臣切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  
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則江

之南北盡爲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  
勁弓洞貫之卒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蹂之足不得  
望風而騁當是時宋人托江爲屯潛師于淮以斷我  
軍之粮道或決水以涖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  
接使彼計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爲此計聖王  
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爲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  
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算也臣愚狂瞽  
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跡若干編類者其間機畫  
三二顯事多歸賈揚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  
庵先生徐謂曰無膏異時修輯正書豈容及此從繁  
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爲夷予且會躡要之有方也

跋僧花光梅後語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  
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興叅政陳簡齋並舍而居  
山谷所謂研墨作搨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被  
世嘗有移舩來近花光佳寫畫南枝與北枝之句其  
丰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玉謝子弟倒冠落  
珮舉止欲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藏  
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爲家子  
玉所收

古者婦人無禮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  
始加陰后以諡自是遵焉成制

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即事有云一院有花春晝來因  
方無事簡書拂手其日玉堂即日亦有二絕句陰陰

槐幄幕閑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緣春雨過映  
階侵戶一時青日長上直玉堂廬思入闌雲待卷舒  
重爲明時難再遇等閑羞老嘉書魚

頒高麗曆日詔云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  
甸男邦來嚮要欲同文高公學士詞也

古墓中玉噐血清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  
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噐以手拭光觀生白  
暈者即尸沁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三



